



黑鹤动物文学系列

langhuan he

狼獾河

新版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langhuan he

狼獾河

新版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狼獾河:新版/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2版.—南宁:接力出版社,2012.7
(黑鹤动物文学系列)

ISBN 978-7-5448-2602-0

I.①狼… II.①格… III.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7600 号

责任编辑:李雅宁 邓文华 美术编辑:卢强 责任校对:王静
责任监印:陈嘉智 媒介主理:詹悦
社长:黄俭 总编辑:白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明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15千字
版次:2008年6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2版 印次:2013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数:35 001—45 000册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0771-5863291

自序一 去听风声

芭拉杰依答应给我做一件狍皮坎肩，就是那种驯鹿鄂温克部族在丛林中狩猎时所穿的传统皮坎肩。当时，她谈到这件衣服时，微笑着对我说：这样你穿着出去开会和领奖，那实在是太帅了。随后，她看看我，又为我过于庞大的体形而担忧，显然，为我做一件坎肩，可能要耗费比别人更多的皮子。

她告诉我，这种坎肩一定要选用夏天的狍皮，那种发出暗红色光泽的皮子才会做出最好的效果。

后来，我就把这事儿给忘记了。

五月，我突然接到芭拉杰依的电话。

电话信号不好。芭拉杰依在电话里告诉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狍皮，所以，她等不及了，决定用狍（驼鹿）皮，而且她会尽快让精于刺绣的塔玛拉完成上面的图案。

我很少接到芭拉杰依的电话，兴奋之余，闲聊了几句，问候了一下她的情况。当她挂断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惊慌地意识到，这个莫名的电话有些问题。

为什么她“等不及了”？饱经世事的芭拉杰依向来处事不惊，无论是熊掳走了幼鹿，还是偷猎者的子弹射进帐篷，她都泰然处之。

漫长的丛林生活，纷繁的世事变迁，她已经经历太多。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事能够再让她感到急切的了。

我开始感到紧张，但芭拉杰依的电话再也无法接通。恐怕为了打这个电话，她又是从营地走了很久爬上山顶，到了有手机信号的地方给我打的电话吧。

我用了将近两周的时间处理了手边的工作，然后驱车赶往呼伦贝尔。

在海拉尔短暂停留，就在我准备驱车向北赶往敖鲁古雅乡时，终于打通了芭拉杰依的电话。得知我已经到达海拉尔，她略显兴奋，不过，她告诉我，她马上要从山上下来，到达海拉尔，准备去沈阳看病。

芭拉杰依让我在海拉尔等她。

我在海拉尔等了两天后，终于在长途汽车站接到了芭拉杰依。

车站前无法停车，我在车站附近转了好久，终于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一个停车位。可此时从敖鲁古雅乡发过来的长途客车已经进站。

我一路狂奔，远远地看到芭拉杰依正站在客运站大厅的门前，我熟悉的白发，那张带有明显鄂温克特征的脸。

“噢沃（鄂温克语，一般对年长女性的尊称）。”我以自己掌握的不多的几个鄂温克单词向她问候。

“噢，格日勒，我的小格日勒。”看到我，她的目光闪亮。她面色红润，看起来不像有病的样子。

我认识芭拉杰依已经很多年了，岁月却似乎让她的容颜驻留在我与她相识的那一刻。她的年龄后来好像再未有任何变化。

真的很多年了，自从我在大兴安岭的林地里迷路，无意中进入了那个驯鹿营地，看到我的第一眼，芭拉杰依就称呼我为小蒙古。

后来，她简化了我的蒙语名字，叫我格日勒。

我拎起芭拉杰依简单的行李，引她到车边，上车送她到已经预订好的宾馆休息。

在芭拉杰依休息的时候，我和与她同行的、她的儿媳简单地聊了一会儿。

是癌症，而且似乎已经没有再继续治疗的必要，到沈阳只是走个形式，看看可否化疗。

芭拉杰依已经七十多岁了，我想她承受不了中国医疗体制下对癌症病人那种程式化的治疗方式，先是一刀下去的外科手术，再进行化疗，然后在漫长的痛苦中等待生命的结束。

我不希望芭拉杰依经历那样的痛苦。我审慎地向她的儿媳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回到宾馆时，芭拉杰依已经醒了，休息得不错，心情颇好。

她嘱咐我要帮她办一件大事。在敖鲁古雅乡的一个木艺手工作坊里，有人以芭拉杰依的儿子维加的一幅油画的照片为蓝本，制作木画出售。他希望我能够制止这种行为。

我无法向她解释，这种事现在根本算不了什么。我的一本写藏獒的小说《黑焰》，因为正赶上了藏獒热潮，我曾经看到过不下六个版本的盗版。而那个仅以木画在夏季旅游季节赚一点儿生活费用的小工艺品店，他们也许并不清楚剽窃是个什么概念。

但我承诺，会好好处理此事。

确实，这些年，芭拉杰依母亲（妞拉，中国驯鹿鄂温克部族最后一位萨满）的遗物被借走后不归还，大女儿柳芭的画作、遗物莫名其妙地丢失，还有那些租借驯鹿拍摄电影的摄制组抵赖拒不支付费用。这样的事层出不穷，而对于所有自称为朋友的人的所作所为，芭拉杰依的家人缺少基本的识别能力，因此也感到备受伤害。

终于完成这件交代我的大事后，芭拉杰依拿出她的相机，为我展示那件已经接近完成的皮坎肩。

“会非常漂亮。”她认真地向我保证道。

当晚，我将芭拉杰依和她的儿媳送上去沈阳的列车。

我，曾经被她救助过的小蒙古，似乎只能为她做这些。

几天之后，我从芭拉杰依的儿媳那里得到消息，以芭拉杰依的体力，已经无法承受化疗的整个过程。芭拉杰依淡然处之，已经回

到山上的驯鹿营地，跟她的营地和驯鹿在一起，以顺应天然的方式应对随后的一切。

生与死，山林中的鄂温克人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认知概念。在那严酷而艰忍的环境里，人们以谦卑的姿态相信天命。当人们偶尔谈到某个已经逝去的故人时，会淡然做出一个青烟扶摇而上的手势。

随风而去。

就在不久之前，一位鄂温克族朋友额日泰先生提到一件往事。多年前他曾经独自一人前往俄罗斯的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在那里，一天，一个蒙古族朋友对他说：“朋友，领你去听听风的声音。”就这样，他们开车一路前行，到了山边，坐在巨石之上，喝奶茶，吃羊肉，听风吹过松林的声响，听在林中潜行的野鹿的低鸣。就那样，整整一天。

说得多好，去听风声。

最近，我在调整自己的工作，不再将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常驻呼伦贝尔。

我也就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大兴安岭丛林，去看望芭拉杰依。

在那丛林深处的驯鹿营地里，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听到风声。

2012年7月4日

自序二 我的北方营地

每年冬天，我总要抽出时间，将自己的狗留在家中，扛着单板滑雪板，在北方的林地里徘徊几天，滑一次野雪。

我喜欢那种感觉——几乎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在没入腰深的积雪中攀爬，终于登上山顶，稍稍休息之后，套好滑雪板的固定器，拉下护脸，戴上滑雪镜，然后深呼吸，屈膝从山顶一跃而下。

风声，可怕的速度，雪下隐藏的尖利的石头，当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对可能摔倒之后骨断筋折的恐惧。

我的每次野雪之旅几乎都是以摔伤而告终，而副产品就是又一块新板的板底被刮了——刀尖一样锋利的石片在上面留下可怕的划痕。而留在我身上的伤痛却是要延续整年的，以此来时时提醒我疯狂的雪季从来没有结束。2007年冬天在阿尔山，我的右手拇指几乎旋转了一百八十度。它总是不时地跳痛，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抓起篮球扣篮。

其实，每次野雪之旅后，真正让我抚摸着扭伤的手指或摔伤的膝盖回忆起来备感真切的，还是在山顶的那段短暂时光。

随着林中如潮水般浩大的松涛声，掠过山脊的凛冽寒风让我几乎无法呼吸，寒冷不再是一种感觉，那种冷像坚硬的石块一样击打在我的脸上。

我坐在山顶的积雪中遥望广袤无边的北方林地，遥望在阳光下

耀眼的冰雪之中愈显萧瑟的森林，以及丛林中如银带般绵延的冰封河流。

在山顶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目光投向更远的北方，那里有依然保留着最后荒野气息的北方森林。

北方的森林，对我有不同的意义。

我的鄂温克朋友，就常年生活在那片无边的林地之中。

每年，我都会上山去看望他们。我喜欢5月和9月。

5月是春季，冰雪消融，小驯鹿也在这个季节降生。

那些刚刚降生不久的小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到母鹿的腹下寻找乳头。它们生着像天鹅绒一样细软的皮毛，而它们的蹄子，竟然像煮得过久的栗子一样，是柔软的。

小鹿的出生，总是带给营地前所未有的希望。

5月，也是候鸟迁徙的季节，我曾经有幸目睹成千上万的雁阵如乌云般从山林上空呼啸而过的恢弘场面。很快，夜鹰也会到来，在每个晴朗的夜晚像不倦的铁匠一样发出敲打铁砧般急切的鸣叫声。一同到来的还有众多的候鸟，森林就此开始热闹起来了。

而9月，是秋天，也是一年中山地最美的季节。

一座山上的林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呈现出不同的丰沛色彩，金黄、火红、红棕、明黄……有些颜色，是语言无法描述的。

在林地间行走时，我常常无意中闯进一片林间空地，在耀眼的阳光下那些上下翻飞的红色蜻蜓仿佛是遗落人间的璀璨宝石；而正在河湾中进食水草的獐听到我靠近的脚步声，像挨了大炮轰击一样发出巨大的溅水声跳上岸，轰然作响地撞开身前的灌木丛，一头林中巨兽眨眼之间就消失在丛林之中；一头羞涩的狍子在白桦林中只是稍稍地展露了一下俊俏的头颈，就悄然隐没不见了；三头肥硕的熊若无其事地端坐在青翠平缓的山坡上，王者般俯视着整片谷地；随着如同地雷爆炸般的一声巨响，脚边平地升起一个巨硕的斑斓毛团，那是一只受惊的松鸡……

9月的森林，是一个繁忙的世界。

其他的季节，我很少上山。

夏天山上有太多穷凶极恶的蚊虫，即使是生着厚厚毛皮的驯鹿，也要在人们用湿木头烧起的烟雾中，终日苦苦撑着。

而营地的冬天则过于寒冷了。

真的太冷了，10月上山时，我已经不得不在结冰的河中洗澡。在隆冬季节，山上最冷的时候甚至会达到零下四十摄氏度。

其实，从现实意义上讲，山上几乎没有什么美妙的季节。春天驯鹿产崽，刚刚结束冬眠不久的熊在饥饿的驱使下常常会袭击母鹿和小鹿，营地的人们不得不时时提防。而秋天又是山火肆虐的危险时段。

对于山上的鄂温克朋友，他们长久地生活于丛林之中，感受这种四季的轮回，他们的时间只存在于太阳升起又落下、小鹿降生又长大这些具体的事情上。所有的季节，无论山外人视为仙境般的风景还是炼狱般的酷寒，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承载这种生活方式的，或许正是一个民族在北方广袤的林地中黯然消逝的背影。

2007年9月，所有的营地全部安装了太阳能发电系统和卫星电视接收天线，营地已经通电，并能接收到所有卫星电视节目。在驯鹿鄂温克部族的历史上，这也许像2003年的整体搬迁一样，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事实已经证明，当年将驯鹿搬迁到山下圈养显然是很不现实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无法解决驯鹿的饲料供给。但部族必须下山，解决儿童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等很多问题，寻求发展与保护无法再生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及由此衍生并延续已久的固有文化。同时，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的发展，寻求二者的和平共处，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少数民族在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地方的协调，需要不断地尝试，也许还要耗时多年。但正如美国自然生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所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维持部分的自然资产不受破坏，这

点非常重要，这样未来才有参考的记录，衡量环境改变才有一个基准，大家也才能看到土地遭破坏前人类所拥有的辉煌过去。有朝一日要重建栖息地时，我们也需要知道过去的模样。”

今天的北方林地已经不像它曾经的样子了，森林中遍布偷猎者的陷阱和绳套，很多特权者依然手持配有精确瞄准镜的高精度狙击步枪在山中明目张胆地狩猎；每到秋天，当地的居民大量进山采摘蓝莓等野果，那种掠夺式的毁灭性采摘，已经使一些野生灌木的生长线大幅度向国境线外退却……山林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毁坏。

这也正提醒我们保留古老驯鹿文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驯鹿鄂温克部族数代以来带着自己的鹿群在森林中迁徙，与万物和谐共生，我们必须尝试让这种文化在森林中代代传承。这可以作为我们在未来到来时参考的记录，可以作为衡量环境改变的一个基准，将来的人们可以通过它看到森林退化之前那广袤无边的辉煌过去。有一天，当我们试图重建北方森林的辉煌时，至少森林中的驯鹿文化，还能让我们有一个比对的标本。

但眼前的现实是，在北方的驯鹿营地中，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更多的朋友习惯于将我视为来自草原和森林的人。确实，我被草原和森林接纳，我从未被抛弃，我时时在倾听来自远方草地上老人的呼唤，而丛林营地上升起的炊烟，总是催着我回家。

我希望永远保留自己在北方森林中的营地，那里是我的家。

我希望在北方无边的丛林中，驯鹿鄂温克部族敲打缀有巨獐蹄甲兽皮盐袋召唤驯鹿的声音永远不会消逝；我希望背着背包穿越丛林之后，擦汗时透过白桦林看到帐篷上升起的炊烟、被驯鹿群簇拥着的营地；希望看到迎我进帐篷的芭拉杰依、维加和柳霞，希望看到我送给营地的礼物——那头已经剽悍如熊的蒙古牧羊犬齐姆且（鄂温克语：六趾之意）。

玛丽亚·索，丛林部落的精神领袖，中国驯鹿鄂温克最后的酋

长，一位鸟兽不惧的老人，林中的飞鸟常常飞落下来，直接从她的手中取食种子。多年以来，她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山林和驯鹿群。

玛尼，可爱的副酋，你在上海过得还习惯吗？

芭拉杰依，我的老太太，一直亲切地称我为小蒙古、小格日勒，视我为她最幼小的儿子。在根河的敖鲁古雅定居点，我们两个人曾经牵着一头积食的大角驯鹿到山上去寻找泉水，我们在公路上溜达时被过往车辆里的人们视为一大景观。

达玛拉和多妮，最可爱的老太太。上次上山一直是你们给我做饭。你们送给我的新鲜红豆，回家之后，我的妻子将这些山林的馈赠熬成果酱，吃了整个冬天。

安道大叔，拥有可以与山林对话能力的老人。同时，也是一个以古法锻刀的铁匠，每一个上山的人都以得到一把他锻造的猎刀为荣。

柳霞，我最好的朋友。曾经执意要将自己从小养大的驯鹿孤儿么鲁达（鄂温克语：白鼻梁）作为礼物送给我。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珍贵的礼物啊，现在，我饲养一群像野兽一样的狗已经很难了。一头驯鹿，我怎么养？怎么在城市给它构筑一座与北方丛林一模一样的地方？即使我有那样的能力，我又去哪里找那些新鲜的苔藓和纯净的山泉水？

维加，丛林画家，可以在任何质地的器具（桦树皮、兽骨、石头）上画出最漂亮的驯鹿。我的兄弟，永远不要放下你手中的画笔。

毛加，沉默寡言，拥有诗人气质的家伙。

何谐，不知道我送你的那把猎刀使着是否顺手？

国光，鄂温克语的名字翻译过来之后是曙光的意思，多帅的名字。

王霞，你是不是还独自一个人翻山越岭外出寻找走远的驯鹿？……

山林中的朋友，你们还好吧？

写于2008年1月28日上山前

附记：

今天凌晨，我的一只纯白色小高加索牧羊犬（我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它取个名字）感染了细小病毒，在挨了一天两夜之后，还是死了。如果它可以活到傍晚，就两个月大了。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自己养狗不死而引以为豪，这个神话终于被打破了。

看来，我的狗健壮不易生病，除了我照顾得好，还有更多的运气在里面，我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我没有能力对抗强大的细小病毒。

噢，小东西，给我带来莫大快乐的小东西。

这些天，我坐在桌边擦拭相机或是看书时，两只小狗就在我的脚边嬉戏打闹。我养狗总是同一品种的狗养两只，这样它们不会感到孤独。

我常常失神地看着它们在阳光下打闹。我总是看很久，它们让我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养过的那两头乳白色蒙古牧羊犬，它们母子两代伴我度过草地上的童年时代。

我真的恍若回到从前。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养着剩下的小家伙吧。

马上给它取个名字，有了名字，就证明它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

本来想叫它姆瑟，在蒙语中，是冰的意思，它有一身冰雪般洁白漂亮的皮毛。但根据父亲的意思，最后它还是习惯了那个已经叫熟了的名字：哈罗，往蒙语上靠，就是哈拉，黑色的意思。一只白狗取个黑色的名字，这样大概比较好养活吧。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想法——等小高加索长大后，生出小狗，把这种珍稀的白色高加索牧羊犬的狗崽送给山上的鄂温克朋友，那是多么好的礼物啊！



目 录

自序一 去听风声 / 001

自序二 我的北方营地 / 005

獾 / 001

狼 獾河 / 063

狐 狗 / 085

美丽世界的孤儿——为“森林之王”柳霞而作 / 101

黑夜之王 / 159

静静的白桦林——这是我童年的故事 / 175

驯鹿之国 / 199

蜜 / 227

狎

一 昨夜的风

林地中长久的沉寂像春日河面上迟迟不愿融化的最后一块浮冰，被孤独的枪声敲碎了。

连格利什克也感觉这枪声震得他头皮发麻。

起初带着哨音的尖厉枪声在寂静的山林之中，越传越远，像一头看不见的猛兽，轰轰作响地一路回荡着飘向远山。一群在山谷松林中栖息的乌鸦被惊起，不安地怪叫着飘上天空。

格利什克几乎目睹了那颗大口径铅弹——打破寂静的始作俑者——的飞行轨迹，不过，这颗子弹似乎省略了飞行的过程，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就看到在它粗壮发亮的脖颈上绽开了一朵小小的黑色花蕊。

它像一座巨大的土堆在漫天而来的洪水冲击之下轰然坍塌，将溪水砸得四散飞溅。

格利什克端着枪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一直注视着它倒下的地方，那隆起的宽厚脊背并没有再次拱起。

一直在他的身边焦急地伺机待动的秃尾猎犬一跃而起，冲了出去。

他松了一口气，将一直顶在肩上的枪放下，坐了下来，伸直双腿，让一直半蹲半立着的血脉不畅的腿放松一下。然后从口袋

里取出桦皮盒，捏出一撮口烟^①，放入嘴里，一缕辛辣悠然从舌尖升起，直抵眉心。格利什克惬意地闭上了眼睛。

有时候，生命的终结总是缓慢而痛苦的。不过，当他拎着枪走到溪边时，一切已经结束了。

它已经停止了呼吸，侧躺在小溪里，像一座突兀出现的小小的岛屿。秃尾猎犬仍然疯狂地在它的身上撕扯着。

这是一头成年的母犴^②。

格利什克吆喝一声，秃尾猎犬从极度亢奋的状态中有些不舍地抬起沾着血的头脸，站在溪水中喘着粗气。

尽管格利什克费了好大的力气，秃尾猎犬也在他的身边帮忙，却仍然无法将这头巨兽拖到岸上，最终只能将它的头搁在溪边，切开放血。

那窸窣的细微声响就从他的背后传来，格利什克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猛地拎起身边的枪，端枪、转身、瞄准，一连串的动作也没有花费一秒钟的时间。刚刚捕获猎物的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刻，猎物的血腥气味会吸引来熊之类的猛兽。

在准星里，一只红色的小动物瑟缩着站在茂密的灌木丛间。

格利什克慢慢地放下了枪。

是一只犴崽，此时正战战兢兢地从溪岸边的一蓬灌木丛中露

① 口烟：烟叶制成粉末，再加入草木灰（木炭灰）加水或酒搅拌而成，一般装入桦皮盒中携带。使用口烟是鄂温克人的特有习惯，在森林中利于防火。

② 犴（*Alces alces*）：即驼鹿，在北方丛林中也被称为犴或堪达犴。隶属于偶蹄目鹿科。体长200—260厘米，体毛棕褐色。鼻子肥大并有些下垂，上嘴唇膨大而延长。喉部下面生有一个肉柱，上面长着很多下垂的毛。身体短而粗，腿细长，尾巴很短。仅雄犴头上有角，呈扁平的铲子状，角面粗糙，从角基向左右两侧各延伸出一小段后分出眉枝和主干，呈水平方向伸展，中间宽阔，在前方的三分之一处生有许多尖杈。分布于中国西北，东北大、小兴安岭及完达山区，以及欧亚大陆的北部和北美洲的北部。栖息于原始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中，成小群活动。以植物的嫩枝条和草本植物为食。8月下旬开始发情，10月结束。雌犴妊娠期为240天左右，一般在翌年的5月至7月初产崽，每胎产1崽。哺乳期为3个半月。3—4岁达到性成熟。